

日本箭內互著
陳捷譯
陳清泉

史地
小叢書
蒙古
古
史
研
究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日本文學博士箭內互小傳

箭內博士，名互，號尙軒。明治八年七月十七日，生於福島縣西白河郡川崎村大字踏瀨。其先世爲攝津楊津鄉人，後移磐城。其家夙負鄉黨重望，世有名門之譽。長兄名左衛門氏，無嗣，以博士爲其準養子。十五年，入白河小學校。二十二年入郡山安積中學。二十七年，入仙臺第二高等學校。三十一年負笈東都，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，專攻史學。三十四年，以成績優秀，卒業於大學。卽入大學院，繼續研鑽。當時之研究題目，爲中國基督教之興廢。同年任史學會學士委員，爲史學雜誌總編輯。四十年八月，爲第一高等學校講師，講東洋史。四十一年一月，南滿鐵道株式會社，設歷史調查部，被選爲部員。在白鳥博士之下，研究滿鮮之歷史地理。四十二年七月，部員因蒐集資料，遊歷滿洲。博士與松井等稻葉岩吉兩君，共同踏查南滿及遼西地方。由大連，營口，廣寧，越醫巫閭山而至錦州。弔松山杏山之古戰場，歷朝陽，義州，再歸錦州。復赴寧遠，過奉天而達長春。齎多數之收穫而歸國。其中不乏

前人未發之資料。四十三年十月，任第一高等學校教授。大正元年，以積年之苦心，成東洋讀史地圖，由書肆富山房出刊。其圖考證精密，超已出諸圖之上，極受學界歡迎。二年九月，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講師。於是傾多年之蘊蓄，講專門之元史。翌年南滿洲鐵道會社，舉其調查事業，全託於東京帝國大學。博士又分擔其業。故每期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中，皆有精緻之研究。五年，被選爲史學會評議員，頻盡瘁於會務。六年九月，任東京外國語學校講師，教授東洋史。未幾辭去。時七年四月也。八年十月，任東京帝國大學助教授，命勤務於文學部。九年八月，該部夏季公開講演，講元朝文化史概說。十年八月，因曾提出元朝制度之研究論文，授文學博士學位。其內容詳見再答羽田學士，元朝怯薛考，元代社會三階級三篇。十四年四月，進東京帝國大學教授，繼士村博士之講席，擔當東洋史學第一講座。當時又承國學院大學所招，爲東洋史講師。十四年有微恙，幸卽恢復，而胃部發疾。其後或靜養於鄉里，或療治於南病院。院長醫學博士南大曹氏與博士同鄉，交情特厚；聞博士病，親身治療，而終不愈。至十五年二月十日，在本鄉曙町，溘焉歸道山。享年五十二。先是病危之音，達於天聽，昇叙從四位。繼復賜白練二疋，以慰其靈。越二日，在小石川音羽護國寺營假葬儀，先輩知友門人來會。

者甚衆。法號與文院馨德遍滿尙軒居士。博士在學界之功業，茲不贅述。史學雜誌大正十五年三月號有其傳。茲載其著述目錄於後，即可知其一斑。博士資性溫厚而篤學，晚年雖在病榻，猶研思不絕。且將於病愈後，大有所爲。手訂編述項目，特製用箋數千。今其用箋，徒存於故博士之案頭，益使人增痛惜之情。烏絲欄外，標以幹怯川莊之名。蓋用幹難怯綠連二川之名也。博士終身鑽研元史，觀此額亦足知其梗概矣。

箭內博士一生著述，已刊者分單行本與論文二種。單行本如下：一、東洋史（與小川銀次郎

藤岡繼平兩氏共編，明治三十五年頃。）二、歷史教科書，東洋篇、西洋篇（與野野村戒三氏共編。明治三十七年頃。）三、清及韓（「世界大觀」第二編，明治三十七年）四、東洋歷史表解（與古川啓藏氏共著，明治三十九年）五、東洋讀史地圖（大正元年初版，大正十四年四版）六、校訂黑韃事略（大正十一年）

論文如下：一、蒲薛萬奴事蹟考（史學雜誌二一之二、三、五，明治四十三年二、三、五月）二、對元史惡評之研究（東洋學報一之一，明治四十四年一月）三、渤海之建州與元之建州（同上之一之二，同年五月）四、九連城古名考（同上之一之三，同年十月）五、高句麗疆域沿革考

(史學雜誌二四之三、四、五、大正二年三、四、五月)六、東真國之疆域、(滿洲歷史地理第二卷、大正二年五月)七、滿洲元之疆域、(同上)八、元明時代之滿洲交通路、(同上)九、三國時代之滿洲、(滿洲歷史地理第一卷、大正二年九月)十、晉代之滿洲、(同上)十一、南北朝時代之滿洲、(同上)十二、兀良哈三衛名稱考、(東洋學報四之一、大正三年三月)十三、成吉思汗經營滿洲之二三研究、(東洋學報四之二、大正三年六月)十四、成吉思汗、(東亞之光一〇之一、大正四年一月)十五、元初史實解疑三則、(東洋學報五之二、大正四年五月)十六、遼金時代所謂亂軍之研究、(史學雜誌二六之七、一〇、大正四年七月、十月)十七、奉天之過去與現在、(學生六之一〇、大正四年九月)十八、金代兵制之研究、(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第二、大正五年一月)十九、再答羽田學士、(史學雜誌二七之三、大正五年三月)二十、元朝怯薛考、(東洋學報六之三、大正五年十月)二十一、元代社會三階級、(滿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第三、大正五年十二月)二十二、蒙古國會即庫利爾台之研究、(史學雜誌二八之四、五、七、大正六年四、五、七月)二十三、元世祖與唐太宗、(東洋時報二四〇、大正六年十一月)二十四、蒙古經略高麗、(滿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第四、大正七

年四月)二十五,海都之叛之年次(東洋學報八之二,大正七年五月)二十六,韃靼考。(滿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第五,大正七年十二月)二十七,元代之東蒙古。(滿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第六,大正九年三月)二十八,元朝幹耳朵考。(東洋學報一〇之一,二,三,大正九年四,六,九月)二十九,元代之官制與兵制。(同上第八,大正十年三月)三十,遼代之漢城與炭山。(東洋學報一一之三,大正十年八月)三十一,元朝牌符考。(滿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第九,大正十一年五月)三十二,讀池內博士元代地名開元之沿革書後。(東洋學報一三之一,大正十二年一月)三十三,支那史上之華夷問題。(國學院雜誌二九之一〇,大正十二年十月)三十四,成吉思汗源義經也之說之研究。(中央史壇一〇之二,大正十四年二月)三十五,秦漢之受命與五行說。(史學雜誌三六之四,大正十四年四月)三十六,蒙古之詐馬宴與只孫宴。(白鳥博士還歷記念東洋史論叢,大正十四年十二月) 未刊遺稿如下:一,元史之研究。(太祖時代,太宗時代,憲宗時代,世祖及其以後)二,元史年表。(太祖時代,附征金年表,太宗時代,世祖及其以後,喇嘛年表)三,元史索引。(元史人名地名索引,元祕史地名索引,元祕史部族名索引,附雙溪醉隱集地名索引)四,對外關係。(征金

紀略，征宋紀略，元之南海諸國征服史，）五，宋遼金史，（宋遼交涉史略，宋金交涉史稿，關於宋史研究之書目，）六，元朝文化史，（元朝文化史概說，元朝法典編纂沿革略，元代俗語體文章之研究，元祕史譯文語解。）

蒙古史研究序

距今幾千年以前，太古時代，亞細亞大陸，有如何民族？占據如何方面？其後又經如何變遷？乃成歷史時代之形勢狀態，現在之科學程度，尙不足以究此。然體力智力皆甚優秀之民族，占領氣候溫暖，土地豐腴，最適於人類生活之地域；劣等民族，被逐至寒氣嚴烈之曠野沙漠；實自然之勢也。占據亞細亞南部之文化人之祖先，爲優勝者；住於北部之游牧民族之祖先，爲劣敗者；則不需歷史證明之事實也。於是南方之文化益開，國家益盛。北方民族，仍停頓於太古之狀態，與禽獸作共同生活。其無關於世界之大勢也，固已久矣。及時代推移，形勢漸變，南方因人智進化，財貨豐富，人民流於奢侈遊惰，而終陷於文弱。北方之住民，居寒熱極端之曠野，以游牧田獵爲生業，以奪掠爭鬥爲常事，遂成身體強健，氣質慍悍之騎馬民族。此民族一旦戴勇將而攻入南方，南人無論如何嚴重防備，無論如何徵集兵卒，欲擊退之，終非易事。於是南方之文化國，北方之游牧民，只能維持勢力之平均。若欲斷

絕戰爭，殆不可能。是故上下三四年之亞洲歷史，關係於南方諸國之興亡安危者，大半爲與戎狄之戰爭。要之南北對抗，乃貫亞細亞歷史之綱領。此老大陸之命運，實視其勝敗而決者也。

南北勢力相並，互爭雌雄，此種二元的關係，爲亞細亞任何一國之歷史上必現之事實。而其中記錄最備者，則爲中國。今專依漢史略說其變遷之次第。漢土之文化，不起於氣候溫暖之南方，揚子江方面，實起於北方黃河流域，是何故乎？蓋此流域之地質爲黃土，最適於耕作。又在輸入西域文物上，占最便利之地位。且此方面，北接蒙古沙漠，不絕受戎狄之侵害。因其刺戟與壓迫，故漢人社會，早能結合，而文化自煥發於其間。當戰國時代，燕趙秦三國，各築長城於北境，以防胡貉。秦始皇帝既滅六國，卽犧牲無數之人力與財力，以築萬里長城。由是觀之，漢人如何以防備北邊爲國家要務，亦可見矣。秦始皇帝統一中國之後，未幾冒頓單于起於朔漠，建匈奴帝國。其領域，東自遼東，西及天山葱嶺，南至萬里長城，以與中國相對，實東洋史上之壯觀也。匈奴之統一，雖亦與秦漢相同，亦有內部原因；但由大局上觀之，南北二國之競爭，實其主因。漢人爲防禦計，匈奴爲侵略計，各謀國家之團結，以求生存也。漢土與匈奴統一之主因，既在對抗之形勢；此二國中，若有一衰頹或分裂，則其他一國已

覺無統合之必要。試徵之歷史，匈奴帝國，於後漢中葉滅亡；中國勢力亦衰，遂分蜀魏吳三國。其後司馬晉雖再統中國，而其威力，決不及秦漢之盛。回顧戎狄方面，自匈奴亡後，鮮卑雖一時振其暴威，亦以檀石槐之一代而終。自此以後，朔北天地，四分五裂，亦多年未能統合。然北族雖分裂，不可遽斷爲戎狄之武力已鈍，元氣已喪也。彼等雖如是分裂，尙能侵入中國，逞其掠奪。試觀西晉末期，中國勢力既衰，西戎之氐羌，自西方來；北狄之匈奴，鮮卑，羯，自東北來；各侵入黃河流域，建設國家，成史上有名之五胡混亂時代。及東晉末葉，拓跋氏興起，悉滅黃河流域之敵國，而統一其全域，遂開設北朝。此種變動，在中國歷史上，開未曾有之先例。而由華夷對抗之全歷史上觀之，戎狄對漢人之戰爭，實由拓跋氏先奏凱歌第一聲也。

萬里長城，在中國古代，不惟爲區分漢人與戎狄之政治上界線，並爲分別文化習俗之化育上界線。然戎狄一越長城，來入黃河流域，不久即同化於漢俗。本國言語習慣，悉至忘却，而全變化爲漢人。拓跋氏之前，侵入中國之氐種，苻氏稱秦，鮮卑種慕容氏號燕，皆用漢語，讀漢籍，着漢服，而不復顧及自國之言語風俗。及拓跋氏稱魏，遷都洛陽時，魏孝文帝至禁自國言語，而使習漢語，惡自國之辯

髮而襲漢土之衣冠，尊崇儒教之念，凌駕漢人而上之，欲實行經典之理想，以垂範於後世。當時侵入中國之戎狄，既悉化於漢風，漢土人民，雖爲其臣妾，殆無屈辱之感。蓋當時漢人在武力上，雖敗於戎狄文化上，已征服彼等故也。

拓跋氏本與安嶺附近匈奴之一種，征服黃河流域，以漢土皇帝自任，乃稱長城以外之同胞爲戎狄，而輕蔑之。朔漠諸族，對此南方之強盛勢力，遂覺有合同之必要。其時應此要求而勃興於北方者，則蠕蠕之社崙也。由種類言之，亦與南方拓跋氏同爲匈奴之一種。此帝國在領土廣大之點，兵力強勇之點，比於漢代匈奴，毫無遜色。惟因拓跋魏之武力較優，故連年戰爭，只成一勝一敗之狀態，而終不能逞其志。及突厥推倒蠕蠕，新爲北方君主，而形勢一變。其領土之大，東自遼東，西越烏拉爾而達黑海。其間遊牧民族，悉奉突厥可汗號令。如此強大勢力，發揮於亞細亞北部，實有史以來所未有也。有此等勁敵在前，漢人內部，若依然分裂，北朝固不必言，卽南朝果否能維持其社稷，亦屬疑問。試一觀此時歷史，果也南北二朝，忽然而倒，而統一於隋。煬帝舉全國之兵力，以當突厥。唐太宗、高宗，復傾內外之武力，始打破之。此種形勢，宛如秦併六國，統一天下，築長城以防匈奴，漢承其後遂滅之。情

勢全然相同。且隋代修復長城，與秦築長城，爲同一策略。其目的在防突厥也明矣。又隋唐經略西域，征伐高麗百濟，與漢代之結托西域，討平朝鮮，亦屬同一政策。其主要目的，即在斷突厥之兩臂，而欲殄滅之也，亦明甚。秦漢之統一，因漢人對匈奴之敵愾心而發動者。此論若果無誤，則隋唐之盛，實因激於突厥之壓迫而出現者也。華夷對抗之關係，既爲亞細亞史之生命。故至某時期，因相互之反抗，遂次第發展，而益趨盛大。隋唐二代之國力，所以較秦漢爲盛者，因其敵國突厥之勢力，亦較匈奴爲強故也。而由漢史全局觀之，隋唐二代，漢民族雖達於最盛時期，而戎狄猶有發達之餘地。其後突厥雖亡，仍不可遽斷爲戎狄衰頹也。玄宗末年，安史亂起，藩鎮跋扈，吐蕃入寇。當內憂外患交集時，唐室賴回鶻契丹之援助，僅得維持其國家。其後五代君主，亦多外夷出身者。可知戎狄依然保持其勢力也。

五代分裂，雖至宋而統一，而其勢不振。西藏之一種，占黃河上流流域，稱西夏。契丹割據其東，稱遼。宋人不過退居江南以保餘喘。其後女真雖滅契丹而稱金，大勢亦無何等變化。故宋代之狀態，酷似晉代之五胡分立。晉代之氐羌，爲西藏種。其占據黃河上流，與宋代西夏同。鮮卑，羯，匈奴，爲胡族，據

黃河東方流域，可擬於宋代之契丹。（或女真）晉室捨洛陽而遷建康，可比於宋室去汴京而遷臨安。然晉宋兩朝，戎狄形勢雖相類似，亦未嘗無差異之點。第一，晉代之西戎，分氐羌二種。宋代之西夏，則只一國。晉代之北狄，分鮮卑、羯、匈奴三種。宋代之契丹，或女真，亦只一國。第二，晉代之戎狄，侵入中國，即捨其本國，而土著於漢地。宋代之戎狄，雖入中國，則仍領其故地。第三，晉代之戎狄，侵入中國，即忘其自國之言語習俗。宋代之戎狄，則製作文字，極力維持其國民性。此等差異，其原因又何在乎？即因華夷對抗之結果，戎狄在此長時代間，政治上之團結，亦已強大。思想上亦起自覺心。遂生抵抗漢文化之氣力故也。

南宋末期，蒙古起於朔漠之偏地。數代之間，自禹域始，以及亞細亞之過半，歐洲之一部，全被征服。在世界史上，建空前未有之大帝國。固屬成吉思汗及其子孫之力。然由他方面觀之，蒙古之天地，產出此等英材，而能活躍自由者，實因當時北方民族，在古來南北繼續對抗之戰場上，已占優越之地位故也。如是以觀察之，蒙古之活動，實可謂對抗戰爭之繼續者。則最後之勝利，歸此民族，亦可預知矣。亞細亞南方諸國之敗北，既爲此大陸衰頹之大因。故蒙古之勃興，不惟在漢史上爲重大事件。

即廣由東洋史大局上觀之，亦有重大之意義。

蒙古歷史，在東洋史上之關係，既如此重要。則此帝國之興亡，當早惹東洋人之注意矣。而元史之研究，反由西洋人之手開發，不亦奇乎？蓋蒙古之兵，一時曾突進至歐洲中部，而震動其天地。其東境之俄國，稱欽察汗國，爲蒙古帝國之一部者，至百年以上。又此帝國之領土，曾達地中海，盛與歐洲諸國交涉。仕於元世祖之馬哥李羅見聞錄，遂廣被歐人所讀。蒙古歷史，早惹起彼地學者之興味矣。因而關於蒙古之著作頗多。其中以Hammer—Purgstall氏之「金帳史」，Dohsson氏與Howorth氏之「蒙古史」，尤爲傑出。然其所用之材料，專爲波斯阿剌伯等西域史籍。惟Howorth之書，稍參考漢土之記錄，其餘則無之。又Bretschneider之Mediaeval Researches，曾以元明時代西域地理，與西方記錄，對照而精細考證，裨益於學界甚大。惜此種研究，未曾應用於歷史方面，殊爲遺憾。要之西人著述之蒙古史，專係西域蒙古史，未能及於東方蒙古史（即元朝歷史），尤屬闕點也。蒙古帝國之版圖，亘於歐亞。其宗家爲東方之元室。故在蒙古史中言之，漢土所存之資料，爲最豐富。然中國學者，每有誇自國文物輕蔑外國人之癖，對於戎狄人遼金元三史，熱心考究者甚尠。即

有懷此志之學者，又多不解歐文，不能參考西人所著之西域史籍。洪鈞所編之元史譯文證補，譯用西人蒙古史，乃極罕見者。惜其中翻譯西書占重要部分，自家發明者甚少耳。大概漢土之蒙古史，徒抱貴重之史料，而不生興味。又不知考究之方法，不能參酌西方史料，遂不發揮事實之真相。良可惜也。

蒙古帝國，領土廣大，其關係亦極複雜。欲研究之，決非易事。第一，必先有自由研究漢籍之力。第二，因欲利用西方史料，歐文亦不可不通。第三，蒙古語亦必有幾分知識。備此資格之學者，東洋西洋，殆皆罕見。日本有那珂博士，備此條件，而以研究蒙古史自任，殊強人意。博士編有支那通史一書，其標題上，始於太古，終於近世。實際則至宋代四卷而止，其餘未曾編纂。想因宋代以前之歷史，只據漢土史料，即可着手。及入元代，其疆土廣及西域，不究西方之事實，終無從着筆也。那珂氏因此遂致力於西籍。曾校訂元代疆域地圖，元代譯文證補，增注聖武親征錄，以作編元史之先驅，而為出版之餘業。後又得蒙古文元朝秘史。此書在元史資料方面，極堪珍貴。惟其漢字，為音譯蒙古文者，殊難索解。然博士力求徹底，不顧年齡之老，依據不完全之蒙古文典，與字書，漸能解其言語，而翻譯秘史。三年

之間，苦心慘愴，終告成功。對於文體奇拔之原書，成忠實之譯文，名之曰成吉思汗實錄。自博士繼譯此書後，始將嶄新而確實之元史資料，提供於學界。又得自由誦讀蒙古文之力量。始具備蒙古史研究家之完全資格。博士由是益加研鑽，遂擬作蒙古全史。惜成吉思汗實錄作成未久而棄世，未能達其目的，實學界之恨事也。

那珂博士之薨，雖屬蒙古史界之一大損失。幸其門下，有能繼紹博士之遺業，而更擴張之者。其人爲誰，卽箭內博士其人也。博士於明治三十一年，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，專攻史學。三十四年，以優秀之成績卒業。先是文科大學中，雖設史學科。但僅授西洋史，而本國史東洋史皆無之。幸博士在學時，那珂博士爲講師，講授元史。博士遂得蒙古史之知識，而惹起興味。然博士之卒業論文，記曾爲魏書西域傳之研究。在大學院專攻學科之題目，則爲中國耶穌教史。此時博士胸中，似尙未有以蒙古史終其生之決心也。迨明治四十一年，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，設滿鮮歷史調查部，余爲主任，調查研究滿洲與朝鮮之歷史。其時箭內博士，被選爲此部之一員，專任元代滿鮮史。博士自此，遂有廣究蒙古史，以爲畢生事業之志。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，於大正三年，以歷史調查事業，委託東京帝國